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78
1873
V.17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下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宦官亡漢

中平元年春三月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廏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

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
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
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
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
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
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
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
張角通爲可斬眾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
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
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
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
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
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
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
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
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

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誅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

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由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

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畮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

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
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
受財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
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
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
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
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
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六月以討
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

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
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
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
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
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
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
亦誣陷死獄中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
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
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

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

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勑芬罷兵俄而徵之

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

人結營爲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

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於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議事進卽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己

陰謀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

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埶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

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

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

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
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
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
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
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
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幷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
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
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
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

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假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

事菑變生殷鑑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
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
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
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
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炤城中皆以誅宦官爲
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
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
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
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
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

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暠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

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
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
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
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
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類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段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

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
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
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
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
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
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及少帝陳留王劫
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牕
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
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
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

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讐乎皆流涕曰願效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汝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

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

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幷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

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
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
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
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
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
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
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如何爲當且
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
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

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
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紹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卓大會百
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
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劒
有敢沮大議者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
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

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蹴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

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乃命毖

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

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檛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掠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埶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渤海太

守封邟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旗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衆各數萬事見曹氏代漢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

不習戰鬬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鬬天下所畏者無若幷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

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苞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洛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禍石苞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

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

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
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
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
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
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
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
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
說且汙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

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
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
車轅歌呼還洛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
甲兵爲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
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
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
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
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

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

王匡恐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爲主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

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清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絶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

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

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陜堅進至洛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

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
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
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
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初董卓
入關留朱儁守洛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
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
兵還洛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
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
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

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

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

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

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

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閉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

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等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閒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

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顔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

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
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
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
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
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
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
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
傕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
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
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傕等收司隸校尉黃

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

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九月以李傕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鎭東將軍皆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鎭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爲

內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郃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郃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

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眾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傕送饋妻以豉為藥擿以示汜曰一棲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

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

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我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

左右傕曰朝晡上飯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温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二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温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傕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傕

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有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也傕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

傕聞之亟令酈去傕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

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卻既度橋諸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

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
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
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
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
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
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冬十月郭汜
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
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
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
乃得出　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

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㷄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㷄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温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㷄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㷄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㷄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㷄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㷄營十餘日不下㷄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㷄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㷄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

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荆州張濟與
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
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
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
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
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
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
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
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温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爲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

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
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
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
間斫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
乃以絹爲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
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
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
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爲
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衞
尉士孫瑞爲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

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謀以

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毁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

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犇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屯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洛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洛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

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
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名其殿
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
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
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
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
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
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八月曹操迎車
駕都許 事見曹操代漢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姙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

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卽王位　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於魏王

張溥曰宦官之盛緜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緜誅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鄭衆順帝立殺閻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

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瓆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則鉤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得入京師行弒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爲世害者實繁有徒瑨等執誅不赦亦懷

楊秉除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爲之非過甚也守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左右髡鉗獄死刑罰無章不明自上豈賢者過哉膺殺張成宦官敎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焚書坑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蕃武適秉國成海內嗸嗷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先其甚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宦官聖人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蕃武既敗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

天人怨怒忍而未發者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武而無其德紹志倖於蕃而無其望懲前輕舉召兵四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已先殺進紹遂捕斬宦者二千餘人卓乃乘變縱其不軌夫桓帝不治則天下望靈帝靈帝不治則天下望少帝更化惟在新君而閹害酷於再試斯固中官運盡之日亦漢室絕望之秋也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則天子爲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則宦官不畏名士而專制天子制久而患深變遲而禍大北宮門之

戮少長盡死固宦官殺鉤黨之報所痛心者委之以天下耳若夫董卓方至鮑信說袁紹襲之而不果李傕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至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皆爲盜資是時無宦官亦無天子矣漢烏能復存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黄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黄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犇赴塡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

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

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
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
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
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
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
元義車裂於洛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衞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
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
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

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鎭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爲

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
封賜爲臨晉侯陶爲中陵鄉侯　皇甫嵩朱儁合將
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
敗嵩退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
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　波才圍皇
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
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
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
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

鄉侯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

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己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

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

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春二月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癭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寇太
原河東 夏六月益州馬賊相趙祗等起兵緜竹自
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
三郡有衆數萬自稱天子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南單于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春三月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
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
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

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犇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　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

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
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珪固及
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黃巾寇
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
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
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埶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
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十二月曹操
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
萬口

術曹操擊破之　三月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

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

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安

國亭侯

張溥曰靈帝初即位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

人其事皆侯覽曹節等成之曰黨人謀不軌圖

社稷也及黃巾賊起則馬元義結封諝徐奉等

爲內應矣元義事露車裂張角兄弟急遽稱兵天下響應帝始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言黨人不軌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是時帝固知諸常侍可斬也角等弄兵不一年即破滅黃巾諸賊以次銷散立功者皇甫嵩盧植王允朱儁也然盧植連破張角垂拔廣宗小黃門左豐求賂不得譖其固壘息軍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得張讓賓客交通書帝責怒讓不能罪讓遂以是中允下獄減死二年六月論討張角功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竟封爲列侯君子曰漢

室必亡至此無復望也已小人之盡殺君子也必誣以不道錮以朋黨萬乘怒而不察蒼天呼而不聞爲之解者猶曰小人之敗固有時俟焉可也至善人枉白左右釁彰名連盜賊章上朝廷人主既悟而功罪復淆社稷其屋矣且黃巾方起皇甫嵩吕强請赦黨人帝懼從之而向栩譏刺中貴張鈞請斬常侍立遭掠死楊賜劉陶初請帝誅賊渠帥黃巾之亂帝追思前奏皆封侯未幾而免賜殺陶生斯世也爲斯人也平居善善亦死上書直言亦死爲國家馳驅亦死盜

賊之未發也構禍者小人蒙難者君子盜賊之既發也成功者君子受賞者小人呂强清忠奉公宦者之君子也趙忠夏惲等譖之迫其自殺一君子不能敵眾小人也宦官有一君子而不能容則天下之君子無復存者矣在下者不幸而有爲君子之名在上者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與君子俱亡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

甫嵩鎭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愼並統於溫　九月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幷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愼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之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幷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愼

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温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隁以捕魚而潛從隁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閒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

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

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牽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别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待後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

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
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沒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
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
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董卓謂皇
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
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

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
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
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
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
慚恨自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
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
相殺害由是寖衰

獻帝初平三年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騰爲征西將軍　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宦官亡漢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荆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待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其子超爲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

貫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

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
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
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
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
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
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
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
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
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

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
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
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
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郡縣皆應之
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
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
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

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
之超載温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温向城大
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
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温冀其改意温曰事
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
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
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
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
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
將軍領幷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

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

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

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爲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

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
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
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
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
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
士眾罷敝不可復用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
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犇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
屠各皆破之　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
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
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

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
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
軍馬超爲平西將軍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氐
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
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
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張溥曰漢初平三年夏四月王允使呂布誅董
卓天下之亂將息矣賊臣賈詡說李傕等攻長
安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衆入城允等被殺於

是李傕郭汜樊稠笎朝政張濟屯弘農擾亂王室甚於董卓至興平元年二月傕殺稠攻汜刼帝入營四月汜攻傕傕遷帝於北塢六月張濟迎帝東歸七月發長安十二月帝至弘農濟與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入朝遷帝於許漢遂以亡嗟乎亂賊之爲禍也始必交亂後必相爭交亂則盜賊合而國家受其板蕩相爭則盜賊離而天子爲之奔走一獻帝也李傕爭之郭汜爭之張濟楊定董承楊奉韓暹張楊等又爭之段煨之

忠不達沮授之策不行而後以帝委操是故董承之召操猶何進之召卓也曹操之入朝猶董卓之將兵詣京師也初平之時帝患卓興平之時帝患傕汜建安之時帝患操卓誅而傕汜起天下之爲卓者何多也操起而傕汜等俱死當時爲卓者獨操耳卓初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固金城大盜騰則耿鄙叛將也兩人倚卓爲雄無辭於逆然李傕之亂倒山傾海人莫敢敵騰遂獨合兵攻之戰於長平觀下雖師繇私憤而情符衆怒亂賊崩分竟於焉始烏可謂

無功哉操謀簒漢方事河北慮騰遂爲亂拜爲將軍並開府後徵騰爲衞尉封槐里侯騰迺應召留子超領部曲十六年超遂據關中背操騰坐夷三族騰死不以義而以愚余竊哀其死非其所也至潼關之戰超迫操幾死復破冀城降於劉備制勝從正超眞人傑矣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亂賊比者無不絕荀彧是也與亂賊異者無不予馬超是也予韓馬於興平而後李傕懼予韓馬於建安而後曹操懼是治人臣之大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